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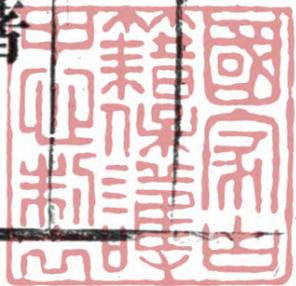


耿巖文鈔 二集

書

答陳敬止論學書

海寧沈 珩昭子著



前承惠教辨要尊著近復得辨疑讀之具服體認之
精討論之密學問必加思辨可謂勤矣鄙見稍有欲
參質者理先氣後道形上氣形下說固有病今云聖
人仰觀俯察因氣化而悟理是矣第所謂悟者見得
此理為氣化之主從形上形下處便見道器之分合

一原學者下學上達功夫卽由此驗今謂仁義禮智之性乾與誠之理皆本乎氣則似謂氣先理後矣又謂形止形下之皆氣則又似道在氣外矣氣化在天地間人未生以前一段原不必置論所以體會於理氣道器之辨正爲修道功夫須從此體驗其一原分論耳下學卽是上達爲道器無兩截可分養氣在配道義爲理氣無先後可間見得此理爲氣化之主則理氣道器之一原方渾合無參錯耳無極太極朱子與陸氏兄弟往復辨論其義甚詳今云天外別有一

太極則固未嘗有此語也天安得有外乎太極者夫子以道之極至言象山以中言邵子以心言諸儒或以誠言或以一理言大率無出乎通書之說其義亦推之相近今以一畫爲太極從一而推之身心家國天下中樞京師皆以一爲極又云家一父也國一君也夫君與父曰常曰品曰倫不得謂之極君君而止於仁則爲君之極父父而止於慈則爲父之極皇建其有極皇不可謂極而所建是極如皇謂之極則所建者無義可名矣至謂歲之元月之朔日之甲時之

子皆可言極極字畢竟是渾淪極至之稱所謂氣化之主道器之原近之元朔甲子乃流行之數可謂之道不可謂之極至謂太極有儀有象非無聲臭之謂夫所謂無聲臭本在儀象中非儀象外別有一無聲臭之物也天尊地卑此儀象也易簡之知能則無聲臭也時行物生此儀象也何言之天則無聲臭也喜怒哀樂此儀象也未發之中則無聲臭也經綸大經此儀象也肫肫其仁則無聲臭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封山濬川此儀象也欽明文思惟精惟一則無聲

臭也曰藏曰密曰存曰神曰止曰穆曰淵其致力皆不出乎倫常酬酢之中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天道人道本來如是雖欲舉其一偏而言之稍自異於至當不易之言而有不可也大學經傳之分當日必有所據孔伋窮居於宋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魏虞松嘗引賈逵之言蓋出孔叢子然孔鮒字子魚秦人其書大半偽作恐亦未可盡據因來教所及舉數條奉質不敢以流俗之阿待同道然不自知其淺陋而乖謬也

與彭美門書

當年膺薦辟而來者中間變態不勝道也足下以恬正慤慎之脩上見信注而下以塞悠悠者虛聲之誚如僕衰迂野處亦竊與餘光焉耳僕循分自揣少附生平交矣七年而無一書則有說於此古者野處而通貴交非有所論列則當有所誠勉也今天下休明百治翔洽在朝之師濟第委蛇於泰交樂事已足贊襄太平何況草莽侗愚妄論列於執事哉至若賢者逢時行義其恬正慤慎之脩旣以信乎已而孚乎人

亦足矣卽幼宰元直之勤渠復何所施誠勉乎舍是則寒暄諛誦之言非所以自處亦非事大君子之道故不出也側聞足下間以尺素及故人而不一及僕則固知我之深在此蓋知我之冥默而落落自喜不以貴交之書榮於心則吾兩人莊惠之知約畧於此見矣表弟陳子厚世胄而以才知名者也來索一言通謁者因念往者親知走長安苦來索書然書去大抵不應以其不應幸索者漸少子厚知其不應而且來索書是其意有異於人者豈以爲有道之側不若

世俗之以貴而疎我之賤乎樂天爲劉軻作書於庾補闕諸人欲使長安故人知我形骸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泯亦竊附此意而已

復毛大可答辨大學證文書

五月二日得盧子素公寄手教并刻本答書督某前
書既鏤始達自省疎忽答復何辭至謂密鏤於講學
之會遍布同學有意暴足下之過則近於文致矣某
豈肯暴人過者哉况足下文博矣論篤矣某與足下
契至矣何過之暴竊見古人辨論事理不取尚異不
務苟同卽如紫陽與呂伯恭志同道合所參質傳註
疏義一字未安往復數四其生平意見稍或偏畸勿
諱指斥彰彰載記得失無掩以此正見學術之公何

取錄文集
事密鑿何嫌暴過哉且其請商數端初不敢自許確
當今以來書所覆引之說勘之轉覺鄙言不爲無當
抑有裨益於足下原文之義乃反謂不通客意竊謂
足下尤不通於某之指也足下原文旣述程朱反身
窮理之義則當知補傳天下之物云者是就本末先
後之事物而博言之者也繼述近代諸儒本末先後
之義則當知知止知先知本云者是就程朱窮至事
物而約言之者也諸儒之見本無岐於程朱程朱窮
至事物本無岐於反身窮理爲博爲約內外一原足

下乃不審會其所以一任臆而著爲說曰世無講
物以明心性遍証經書從無其說就足下所援証諸
家與已說前後矛盾矣苟使離事物以求知不過察
見本心良知卽天理之傳承將所認爲本末先後之
知不已悞乎此誠毫釐千里關係學術世教不小某
所以不得不述經書之明顯易知及諸儒之應事接
物卽其盡心知性者以証之凡訂疑釋惑必先正大
綱之是非而後可以支分條晰某述經書之言事物
以先正大綱次及諸儒心性事物言行切實之功以

分晰之足下未通其意而嗷嗷然爲籠統鶻突明暗
是非之訾又譏爲剖肌析毫割絲之謙言此等文義
名目未嘗實會於心徒資筆舌之謹昨以美言揚已
以醜詞抑人將無異兒童婦女反唇相稽者也雖然
足下雖爭之強竊以今書較原文則已遷其說曰世
有卽事物以明心性別無講事物以明心性夫卽事
物以明心性之語原文無有也足下旣遷其非而就
其是足下虛受之明可窺矣然不謂其之裨益於足
下哉至小學中持守堅定涵養純熟朱子因慨世教

道人生自幼至長不得被先王陶成造就之澤故
謂古者大學根基始於小學持守涵養乃徹上徹下
語其中深淺分量隨時各異某前解甚明足下絕不
詳省漫舉孩提神聖分別理欲等溷語以槩之鋒穎
相當者如是乎我輩尚論前賢當平心察理不當徇
悞黨偏足下原文云朱子補傳與濂洛立志涵養之
傳全不相合然旣已補之無可如何乃復補涵養一
節於小學之末東補西補未免太煩據此所稱則朱
子不特全無主見滿盤違錯抑且需務補飾以欺天

下後世其言一無確實可信者矣考朱子當年集義
集註諸書刪改不休學庸章句成於淳熙己酉年已
六十猶更定再四迄於垂歿今云既已補之無可如
何則已白知其謬當日正及改爲誰得禁之乃踟躕
於無可如何至東補西補以自覆匿其短而虛恢掛
漏若此哉又謂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不知朱子
出自何書又謂所據者白虎通耳而白虎通所云但
指寫字據此所稱則朱子所引經據古特揭小學大
學之法以垂教後世皆杜撰無稽舛訛謬戾以惑世

而誣民豈其然哉豈其然哉某所以不得不述班志
之詳且確以明其非杜撰因論小學六藝之存亡以
及後世小學專歸字學之流失以明其非舛訛今來
書堅持三代以上有幼學而不名小學夫小成少儀
幼學言其事小學言其地何可相蒙復援戴記王制
以小學爲太子世子之學而臆斷之曰士庶之子並
無小學夫謂士庶小子不得與焉者不得與於太子
世子之學宮耳安有禁其爲塾門之小學哉小學之
名何好於義帝王以敷教成天下之材故大學尊嚴

之地凡民之俊秀與焉乃小學之教止專元胄公姓
而使士庶之子不得由序室以蒙化育帝王公天下
之仁必無是理也來書指漢書食貨藝文二志以食
貨尚兼五方六甲書記而藝文專指習字夫食貨統
言治教藝文耑叙文字豈遂謂藝文可信而食貨不
可信乎又指後魏江式所云太子八歲入小學保氏
教以六書者此又不然凡小子初就塾師未有不
識字始者周史教學童有史籀篇是也然豈室家長
幼之節揖讓禮義之訓塾師禁而不之及乎保氏教

六書之外別無事乎論古不應若是之固也至謂
文四門小學爲蓄書之地置小學博士四十員此正
字學書學相表裏之証是其爲說益疎矣自古大經
大法要義微言獨賴乎書自漢世建藏書之策置校
書之官於是歷代多求遺書秘省書郎一時盛選如
來書謂蓄書與字學表裏則是魏文大索天下遺書
皆爰歷凡將訓纂說文之部而博選儒士皆若唐之
趙模韓政馮承素諸葛貞之流耶推此而歷朝之延
閣祕府嘉則修文四庫三館之藏盡若魏四門小學

之與字學表裏者哉吾不敢信也蓋古之小學在幼
學則爲始教之地故天子諸侯之國都則有太子世
子公族之小學里舍塾門則有庶民之小學在選士
則有王國侯國大學小學由內由外之分在養老則
有上庠下庠東序西序國老庶老之分其後古制廢
而其名存惟六書之用不可廢而其事亦存以六書
之出乎小學也故習字獨僭其名焉某謂卽小學之
名與實而世變繫焉可爲三歎者此也其東漢元魏
及唐之小學不過約略承襲其名而其實固已亡及

宋神宗垂意教化增太學講堂齋舍命諸州置小學
教授率給田十頃以贍士可謂得古之遺意矣小學
之制廢興善敗章明若此紫陽憫古者教人之法後
世或訛其名或徒存其制故晚歲輯小學一書以詳
其實獨我淞東台婺東甌之間守其傳最恪致風習
敦醇儒賢繼起百餘年不衰皆小學始基之功也若
西山北溪雪齋仁甫魯齋諸君子皆敬之如神明愛
之如父母明諸儒又有集解增註正誤諸義而今已
澌滅灰燼矣我輩旣不能率先復古乃泛撫衰季流

濫之字學反謂朱子指童學著書而昧昧相承致以
字學歇絕爲憂何其本末顛置哉自漢人收拾殘經
以來群言失真殺亂紛糾凡先王經制大典如郊廟
明堂靈臺辟廱頒爵分土禮樂兵刑之大其名物器
數諸儒異喙爭鳴迄無定論况後代之制變古承訛
師心草創尤不可爲依據有論古正今之識者獨以
大義斷其是非取其足以扶世教明經術者而著之
其沿流背源曲學細數足以害道者則辭而闕之立
言之道慎之於此而已紫陽小學大學之說所關係

於經術世教詎曰淺鮮正於群言淆亂中從班志之
近義者以著爲法足下庶民無小學小學專習字之
論以之辨博有餘竊恐其害於道也紫陽該貫古今
討論不苟殆亦擇而取之乎諸家曲說衰季末規非
必其摭考遺漏也竊願知己慎之其弁鄙儷陋何敢
與足下盱衡騁辨以足下有督過之指繩謬之文且
義涉前賢意難冥默復不揣狂瞽惟知己諒之教之

上大宗伯相國熊夫子書

沈珩謹上老夫子大人閣下
所念生平冥頑荒墜無毫髮行能足以仰承老夫子之教澤今已矣人之體貌筋力有垂老而動疆尚能驅馳爲用珩則五六十時便衰疲如八九十人移疾以來偷息里門無由一望顏色十餘年間海內覘老夫子出處以卜氣運方今太平大業莫急於典禮教化二端而教化之本莫先於治禮將以禮教轉移天下之人心匡正天下之學術惟其道德粹純素爲朝野上下之所信則議之

而必行行之而必効斷斷非具文之所得而邀因陋
習故之所得而轉也所謂待其人而後行在老夫子
今日事矣竊見古昔之敝治具非不張明條教非不
諄復然上布之而不必期下之聽下承之而卽以窺
上之弛上下相蒙不過一治具條教之虛言而已毋
論爲因爲革總未有一節實事可稱者此具文之患
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古未有習俗相仍
而不窮者亦未有不變而可通可久者子論三代相
因之禮必損益其間明乎法之不可以徒因而非變

之不可以通久也向使從政者既不原乎經術不知
何者當因何者當爲損益從而爲之說曰故常之可
安而紛更之多事然則從古經世馭俗之大權所爲
時中所爲反經以轉移匡正天下之極敝大壞而通
之於可久者盡同於紛更者之失計乎惟其說之苟
且雷同若是所以坐視人心學術之害不底於河決
東注而不返不止也此因陋習故之患也儒者論復
井田封建以及里選民兵之說其間今昔異宐未敢
信爲必可行至若造士設科明禮成俗之要有言之

而未行或行之而既効切中乎今日之窮而必變一
無事乎紛更之形而轉移匡正不崇朝而可見人心
學術之正者謹一二爲老夫子陳之一曰勵實學國
家取士必曰明經經者所以經世也必曰博古古者
所以證今也以之在朝則論道決疑定非常之策在
外則引經斷事播綱紀之宏夫如是故重爵祿崇恩
禮養士爲天下用非經史莫以也欲取之不可以不
造之也故庠序以善其身師儒以善其心而士必始
乎學者所以學爲官材而應國家之求也今取士未

始者曰經史也造士未始不以師儒庠序也進天下
之士數萬人而問之以經史之要有一足以應者乎
舉天下之師儒四五千人而問之以經史之要有一
足以應者乎求其致此之病者何也不過竭其精神
歲月之菁華而銷磨乎括帖拘牽之濫習一旦官之
在朝在外之間莫不以其空疎無具之身而苟營利
祿彼其所以學爲官材而應國家之求原不過如是
止耳若責之以論道決疑引經斷事定非常播綱紀
而乃足爲天下用則以爲國家之造我而求我原未

普及乎此而我何容知焉嗟乎設科取士之意果如是乎如是而尚不謂法之窮而可一日不變乎變之如何則其造之也胡安定經義治事之條雖孔孟復生無與易也而當日之明効章章矣其取之也朱子諸經諸史分年之議謂如此則士無不通之經史而士皆可用言雖未行而時論未嘗不亟稱之者也明洪武時試士並用古註疏嘉靖間發策用周禮一道雖旋舉旋罷實中事宏約舉此數條而黜量布之即所進者不必皆明體達用之儒然變空疎爲實

剽襲爲研討漢重經術而治行可觀宋初敦勵聖學而儒修蔚起未有不矯革講磨而冀其革故維新者也况乎今日空疎剽襲之陋理極勢窮八股之惡劣日流去取日溷卽得失亦不可憑之物于是才俊之士旁鶩溢趨或妄揣爲妖淫之詞賦諂黷之篇章以奔走要結干名沽進敗壞人心莫此爲甚可不憂哉一旦以實學鼓勵天下之人才自將不暇乎其他而凝定以副上之所求則學術明而人心亦正矣一曰慎師儒夫造士必以師儒師儒者今之教官是也宋

世教授之職不輕以畀人卽舍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錄其中程者自省臣用焉其至官則閭里句讀之師亦從所隸屬試經義不悖於理者始聽蓋其重如此而又慮無以統臨之也別設官以提其綱要司其舉刺則今之提學臣是也此亦猶夫古者黨庠術序之義漢世經師之遺意夫如是而後學校不爲虛設士子皆得造而成焉今未始無其地無其官也而其入何爲也哉選之旣非其道課之又無其程設一日禮臣建議取湖學之成法而頒之誰爲受之而誰爲

聽之耶苟師儒旣慎其人而又妙選經術清望之臣督其學則凡所以造之取之之說其酌乎古而變乎今者朝下令而夕講磨宣導之矣不二三年而庠序皆實學之士朝廷皆實學之材豈不彬彬盛哉一日飭廟學數年以來廟學所在聿新塗奐翼翼然廟官之庭士終年無一至者而明倫尊經之地特不肖生徒與教官爲飲食貨利之通者出入其間古釋菜釋奠之遺廢缺旣已久卽春秋典祀士大夫未嘗過而問焉何則聖廟莊嚴之所平日或雞豚擾擾溲溽橫

披而彘罇籩筐之僅存者亦供覆醬汲漿之具當祭則牲酒瘠酸拜起失度奏樂則潦倒俗工其聲僮僮夫其褻越瀆亂如此有何觀也度而士顧得肅衣冠以至焉以是士子隸名膠庠終身不知何爲明倫何爲尊經何爲先師國故以至一名一數一音一器罕有知其由來辨其得失者反不及浮屠老子之官咸得以聚其徒而修其物天下事之名存實亡不可一二數未有如學校之甚者然則教何以敷而人材何以克造哉至若几筵之向樓神之主鬯臭庭燎之

設薦厭飮之文樂舞器幣之辨侑享從祀之序其畧見于宋濂張孚敬所議不及今而釐正修明之則雖所貌巍莪具官無缺與委諸草莽何異哉一日正禮俗程純公云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禮經先士禮次鄉大夫而後及乎邦國明乎定趨嚮成國俗必自士大夫始其功用在乎明人倫辨異端而其檢束身心則居處恭執事敬收放心皆是物也當世人心風俗之壞則由乎士大夫之侮滅禮教輕人倫崇異端以其隨俗習非者謂之常經以

其合義當理者謂之矯詭羣焉同趨滔滔不返此其身心尚可問乎夫三王不同禮居今反古豈曰咸宥有如近代儒宗之所修明百王誦法之所同軌莫如文公家禮小學二書文公晚年始修周禮儀禮而又酌古準今參以司馬程張之說輯成家禮以爲士大夫常行之典又輯小學一編以端教本雖曰家禮使人習而家喻之則天下之達道是矣雖曰冠昏喪祭復深思而熟行之則治心修身無餘事矣雖曰小學而大學之始基不越此矣所爲闢邪說正人心者

也當今明理之儒間能取法一二俗猶疑而恠之則以其浸淫流俗之日久而又以爲非春官之所頒者也誠使學臣教官得其人而申以令甲程以歲月課以殿最章以勸懲何患不風行而不變哉人倫以明人心以正風俗以定奢儉之制等殺之宐幽明之格悉舉乎是而無悖乎同文同倫之義于是二編實有賴焉夫此四者竊以爲典禮教化之大關人材學術之先務今日之窮而必當變變而必可通可久者其爲轉移匡正過化存神之機則必待其人而後行非

老夫子之於此日不可矣老夫子高議於廟堂之上如郊廟朝會之大品章制度之精出其所以參究天人衡量今古者以正其得失垂爲大中上考不謬下俟不惑固非大賢以下能贊一詞况珩淺識昧學嘗通籍禁秘未能諳練掌故忝與稽討何敢妄置論列姑舉士習時趨所灼見熟議酌古宐今之可行者不揣固陋攄其狂瞽伏惟垂之省覽幸甚

與鄭肇脩先生書

珩再拜黃漳浦先生孝經集傳此書爲先生著述第一適丁喪亂竟未流行海內藏書家鮮能見之誠懼此書泯滅不傳而珩之力又不足以振之念古之學者見有補於經籍之書急出而獻之於朝或上之於官不敢匿而私之何則以爲道之明在經而經之傳在人天地鬼神所憑依於此苟匿而私爲已有得罪幽明夫寧可追珩獨何敢哉謹繕寫裝褫貢之左右昔漢世儒林如衛宏杜林諸家經說必藉二鄭司農

公爲之表章而後顯於當時垂於後禩今漳浦說經
巨編出自貴鄉文獻抑按其立言大指不僅若漢經
師沾沾箋疏者比非明公卓識宏裁孰能使之流光
金石哉至所以集傳之大指輒不揆而寓諸序惟合
裁削正者因有槩於設科之義與士子應制之學其
間劑量本末積習寢非有當爲變革者四百年來以
文章程士惟一出於經義而參之以子史時務務使
人尊經明理知類通達大要與古鄉大夫三年之考
大司徒選俊之法無甚遠絕先正應制之業亦必出

乎是元明以來格令一主宋儒而集成於朱子故集
註之編諸儒窮經之學自天人理數典章事物備焉
獨惟今之習應舉者白首不知集註爲何物其他古
註疏與子史時務之博通更無暇論矣彼旣以其業
邀當世名器之榮顧悍然顯悖於程士之指而不害
其進取者果何恃哉恃時人之說書與八股後場之
坊選足以剿襲捷應巧者奏効如響故無事乎尊經
明理知類通達之迂且勤而奏効反或嗇也說書坊
選日下而士習文章亦沿之日非欲從而挽之必使

說書坊選設爲厲禁絕其根株然後程士之指可以復明而經義通達之士興矣譬農與賈然彼將操其術業所豐穰覬高貴以望報於勤苦必植五穀居百貨樹藝有程任時有數於其中爭利鈍得失而已有茲富之道出焉無事乎此得以剽竊擗拾句貨而取贏焉疇勿去煩勞而就逸獲哉必繩之以厲禁使茲富者無所容計窮而反本其執然也士之趨舍亦猶是矣是在秉權而司命者一指畫間耳向有講會之答著議三條并正狂瞽不次無任悚息

與黃梨洲論文書

諷繹報書兼誦序言辭義森蔚循翫無旣至所條次南宋迄元諸作家支分派晰源委截然非心入毫芒鑒移銖寸何能若此及所教景濂氏之言文與僕所援景濂之指見各不同因博及宋元作者以爲之說請得而論之夫濂以後二三作者於文得皮膚骨骼獨宋室學統數先生得其心髓而爲六經孔孟之文此景濂之說也來教以宋元作者皆得與學統數先生比類同方則與景濂之指異矣以學統數先生之

取於文
文於性命道德窮原抉幽非漢唐作者所及而衡以
質文終始之變則作者專長互勝此僕所推明景濂
之說也來教謂不當以專長予作者則與僕推明之
指異矣按景濂發論本末以為行文無背於六經始
可言文又云孟氏既歿天下不復有文乃自孟氏而
後獨以六經之文予春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又
以六經之皮膚骨骼予長沙江都太史遷韓吏部歐
陽少師義何如其嚴今謂南宋元人支分派晰之文
皆無背於六經而接孟氏之統義又何如其恕文之

不勝其然也予曰文至既
以文不在茲乎門弟子孰為學統孰為文學其科
矣學統之文會參攸軻傳焉此春陵河南橫渠考亭
獨至千餘年始得其傳而繼之者也若偃商左氏公
羊穀梁之徒此江都長沙太史遷韓歐之所遞相師
承而繼之者也二家者或得心髓或得皮膚骨骼其
始何嘗不同原於六經乃二家之傳至於分而專專
而勝非其執然與今見學統數先生之窮原抉幽而

謂質文終始之變必無以勝之者吾恐猶不免於夏
蟲之疑者也太史遷紀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二
百四十年至八十萬言論者遂分優劣朱子作張魏
公行狀四萬言猶以爲少人未有能讀一過者此固
不足爲朱子病朱子方用史學爲學者戒寧用此較
短長然使屈朱子而專成太史遷之書未必天縱之
以蚪龍杳幻之姿空前絕後獨立千古如史遷者安
得謂文人專長不可語於六經之支流餘裔哉不惟
此也就文言文雖彼申商韓非荀况莊周列禦

亦皆有其實而後有其文其所爲專長獨至未嘗
磨滅於六經之後獨以其義顯背於六經故儒者黜
之至若宋元以來學者得聞性命道德經制度數之
詳大抵戒其背乎六經者以成文然其爲淺深真僞
精麤大小何容無辨儻盡槩之乎文之心髓而勝乎
其皮膚骨骼者之所至吾竊懼六經之義遁而六經
之文亦荒矣卽如五先生之中朱子傳承最後辨定
最嚴其於學統諸儒無遺議者獨春陵河南耳橫渠
且不得免焉若游楊呂謝以迄其同時如張子韶陸

取巖文金
子靜所爲言學之文彼孰不謂六經之遺而心髓之
得也朱子嘗彈擊駁正之幾無異其背乎六經者而
不之少恕况後之餘子踵錯轂擊者哉至若屈原之
騷則爲之註韓愈之文則爲之考參同契陰符之書
則爲之解其嚴於學而恕於文也審矣今來所云
無乃嚴於前作者之文而恕於後學者之統僕竊疑
之輒復羅縷其說於函丈用博攻譎之加以正其謬
幸甚

與毛大可檢討論大學證文書

昨信還得惠教大學證文新編中間所辨正偽政始
石經之妄以及近世論者所案斷劉歆虞松改經之
誣大爲傳經訂誤而於一二千年譏經之蒙詬者惠
邀湔洒至所考覈端簡鄭氏之引衛顛唐伯元疏辭
之引賈逵以較景濂用修元美襟錄中糾核古人事
蹟事則加正而文益加麗矣其篇中一二節似可商
者妄以臆測請正所論朱子補傳謂世無講事物以
明心性者遍證經書從無其說竊見論語一書夫子

言心性之書也然明指心性者絕少而所言無非事物蓋爲學者不當空談心性只就事物體驗卽是心性實際如事物不可以明心性則夫子但知事物而不知心性矣繼孔子而明心性者曾子子思孟子也大學言心中庸言性孟子兼言心性然三子之所以言心性者亦無非事物豈心性與事物果分兩截乎虞書史臣之贊堯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堯之心性然也堯何以明心性之實曰九族百姓萬邦曰授時成歲曰咨岳登庸皆事物也其贊舜曰濬哲文

明溫克允塞舜之心性然也舜何以明心性之實曰五典百揆四門曰齊七政巡四岳封山濬川曰誅四凶舉十六相分命二十有二人以亮功考績至敷文德有苗格皆事物也如謂事物不足以明心性則唐虞之政教事功與後世之王霸雜施者何以異而所謂精一執中徒有體無用別持冥悟於政教事功之外者乎禹湯文武所以繼道統之傳獨此顯微無間之理詩皇矣之篇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可謂善言文王心性之學矣而次章曰

帝謂文王詢爾佻方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夫征伐事物之末鉤援臨衝又兵戎之末以詩言之
則亦上帝降衷之所由顯矣不然其與技擊之師又
何以異乎證之經書勿論巨細精麤心性事物無或
二者春秋紀事物之變者也太史公曰春秋禮義之
大宗也蘇子亦言春秋禮之見於事業者也薛敬軒
云聖人作春秋以明王道王道卽天理也曰禮義曰
天理則春秋之言事物卽言心性明矣自孔孟以後
心性之學旣絕異學爭鳴於世人不知心性之卽事

物故其視心性也不以爲空虛則以爲隱深而其於
事物也不出乎隨俗習非則出乎玩物喪志所以立
身用世雖有事功學問爛然可觀大抵王霸義利邪
正是非混施莫辨皆歸於心性事物分爲兩截故心
性失真而事物亦不得其正耳自濂洛之學興而後
堯舜相傳顯微無間之理復明於天下春陵河南橫
渠考亭諸夫子不獨闡明此理而實以事物見諸躬
行自家庭鄉黨以至服官盡職凡其應事接物無一
非盡心知性之實學故天下翕然共信而不疑自是

以來有以直捷明心性所謂察見本心卽心是性良知卽天理之說若將遺棄事物者象山姚江是也然後人未嘗不疵其心性之說而猶得原其有合乎心性之功獨在事物耳象山嘗言吾家合族而食某適當掌庫所學大進方是執事敬朱子初年亦極稱其踐履篤實及知荆門不數月而築城固圍公私無擾惠愛明察舉錯秩然此豈空談心性者近有詆姚江之爲說而并詆其事物爲失當毋乃太過鄉使濂洛諸夫子不從事物見諸躬行則將疑爲矜言窮理之

學究陸王兩先生不於事物見其所學而但存其說將何解於禪宗之目哉然則君子之立言蓋不可以不慎也又論朱子所言古人自小學中涵養成就又曰洒掃應對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則是大學聖功所難幾者而以責之小子非平情云云竊讀孟子曰不以文害辭凡義理功夫其文雖同而各有精粗本末之異記曰三年敬業樂羣豈遂同於君子之敬義立者周官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豈遂同於如天如神而執中者設二童子於此皆教以洒掃應對之事其

一恪恭持守漸至涵養習慣是亦堅定純熟而成就者矣其一浮動習非自然涵養生疎卽非堅定純熟而成就者矣此其爲言非必其與大學聖功之難幾者同方而論也且夫古之爲教所謂持守涵養之功必自幼學而成是故始生則有教能食能言則有教比其稍長則學樂誦詩舞勺舞象無非爲持守涵養而設所謂少成若天性蓋謹之也後世幼學廢失所以物誘遷其外氣質屢其中長而欲就於大學聖功之途難矣安得謂持守涵養不當成自幼學哉又所

論小學爲習字之學而非小子之學所稱少儀幼學者於是博引漢魏以迄唐宋所指習字爲小學之證則亦不能無辨古者知幼學之重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伏生書傳曰致仕之臣朝夕坐於塾門而教出入之子弟庠術亦各有教皆小學也蓋其時室家長幼洒埽應對以及相觀於鄉蜡祭祀之文月吉讀法之會鄉飲酒鄉射之間無一不習於禮樂父兄師長之爲御者非其子弟卽其弟子範我馳驅尺寸有度而六甲方名書計之事其小者也五禮六樂五射五

御六書九數小學之教蓋如此周衰學廢逮秦漢以來雖王朝邦國之禮樂不過因時草創公卿大夫苟且塞責而已下至閭里所爲家庭鄉黨之間禮樂蔑如也漢陳仲弓適朗陵猶使元方將車晉陶淵明至廬山猶使門生二兒共舁之特名僅事今世士大夫家子弟門生爲其先生長者進履結襪且羞爲之而况御乎射必介冑數必胄史獨六書之學後反勝前朝野之間共相矜尚爭新擅能帝王卿相猶不憚研精濡紙以爲名高於是原其所始爰出小學故小學

學之名專歸於書至若六藝之不復存者實旣亡而名亦混矣則是六藝所存僅一書故小學獨以書名而非小學之本爲一書設也自字學日興而六書之體日訛甚且王介甫以字說頒學官襍佛老而爲之辭而六藝之爲書者亦亡矣由是觀之習字之僭爲小學小學之賊也吁古今造士善敗之由趨尚貞淫之別卽小學之名與實而世變繫焉此考古論學者所爲三嘆也與苟徒見後世之以六書名小學而遂謂古之小學原不及乎其他似亦未察古今之變而

言之耳假令先王小學之制不以習禮教明器數而
專務六書則所以造就人才不過如秦時刀筆之吏
漢代奇觚之童而鄉三物之爲賓興者不亦末且陋
哉如謂少儀幼學之教別有其地與其名以別乎習
字之學何以載籍未嘗聞之耶至所論朱子八歲入
小學十五入大學之文疑其無據是則非朱子意爲
之也按班氏食貨志有之矣冬十月餘子亦在於序
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
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

子止述其言耳若小學大學之名與義歷代班
班可考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天子之學小
學居外大學居內見於王制文王世子此周制也東
漢明帝興學尊師又爲外戚郭樊陰馬建四姓小侯
學是亦小學也元魏孝文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唐
太宗置學有國子學有太學有四門學又律書算皆
有學其爲建置雖不同漢以後之名小學固不能復
三代小學之教然其不專爲六書習字明矣爲六書
習字名學者律書算皆有之矣豈得比於古小學之

義哉又所稱漢晉以迄於宋大中二書并論語孟子
各曰小經此殆學者私自爲稱如漢世說經有師承
而未得立之比按唐代宗時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
科而其說尼不行宋高宗時左司諫陳公輔上書詆
洛學言大學室以孔孟爲師中庸爲至侍讀胡安國
上書爭之以爲孔孟中庸之義自頤兄弟始發明之
不然世獨以六經庸孟之言資口耳微爵祿而已矣
其所言皆不及大學惟朱子分年之議謂酉年兼大
學論語中庸孟子前此進士九經詔頒州縣生徒及
自漢書院皆不及四子書而諸家所及論語中庸
亦不稱經 儒王魯齋栢惜魯論一書不得與典謨
並列著論以爲當名魯經講官採其議上於朝宰相
指爲迂闊格不行退而集魯經章句以學庸孟子爲
之傳是知漢晉以來大中語孟名小經者當亦其私
稱云爾以上數條管窺蠹測唐突無當聊以博彈射
之加用發蒙惑至若古本異同格致義理方以敝邑
學官之會稍申疏論俟請面質珩頓首頓首

與友人論文書

辱惠書以僕所稱道足下之文與所品隲之文
謂爲知文而以僕之言根抵至道歸於大成者謂足
下文足以當之而色若矜之僕恐當世尚有明於文
者議僕以爲過言而因重足下矜之之過也是僕與
足下均失也故復辨之於此夫古之爲文皆所以求
達乎道也求達乎道而不能至與夫不求達乎道而
汨沒於辭章行墨規模色聲者則有間矣苟未足以
達乎道而卽謂吾文之與乎道此徒得其似而愈謬

於道且謬於文者也易於之可乎哉當世之文以辭
章衍墨規模色聲前著祖彌後著七也無有尺寸能
蕩驟而恢張之以求幾合乎道者足下之文不蔽錮
於所習此其強也曲此勉之可矣足下又論學秦漢
爲陋而當宗法八家固屢以能事歸僕僕又以為足
下僅得其似焉而已足下生於南國先是南國爲秦
漢彌元美爲八家稱應德兩家無排論者互尚夫元
美應德之各有不可磨滅者皆不在乎秦漢八家之
辭章行墨規模色聲之中而元美應德之各有可以

磨滅者則皆在乎秦漢八家之辭章行墨規模色聲
之中夫使子長之後有優孟之子長昌黎之後有優
孟之昌黎縱使於子長昌黎眉髮爪甲全體俱是猶
夫畫魅之工天魔之演以給兒女擔夫震而樂之慧
者立而破其僞直曰窮而已矣得毋謂寢丘賜田不
失世業哉是故八家之不可磨滅在各極其才各造
其詣各張皇其識悟氣力如堯帝禹王非伊周莽桀
八家不爲一家也秦漢無異八家也然則爲文者求
鼎立文豪驅駕百氏必以明道爲之主而以吾之排

蕩縱橫窈曲高瑟拔天出地恇恇恍之奇發吾之
才悟識力大者旋轉乾坤沐浴日月細者挑敷臆胃
剝伐髓毛使明者始若疑繼信之服之聞者笑焉恇
焉而抵之排之可矣如是乃可以稱文矣僕非敢謂
能如此也顧嘗以僕之文稍近乎辭章行墨規模色
聲者以示人人知稱之矣其不近乎此而其才悟識
力稍足幾於古而與之驅人視之索索焉而已稱者
鮮矣何則彼之所爲轉摺布置者在乎淺短流易而
文之浩衍澣注渾深洞括以爲布置者彼不知也彼

之所爲立意發端者在乎坦近佻巧而文之窮巔刺
幽扶樹教本以爲端倪者彼不知也彼之所爲聲光
容澤炫目娛耳者在乎皮媚喉轉以要曼好而文之
渺淵肅堅淡烈瓌恠以爲光容者彼不知也蓋文之
失傳久矣彼之所爲秦漢八家者非吾之所爲秦漢
八家者也彼之文克塞天地而吾之得於古人之文
者彼未嘗講而明之無怪乎視之而索索也然而以
爲至乎道則不敢稱也而文之不爲似而可以求達
乎道則鮮不由此而已足下不蔽錮於所習而能以

自強立此僕之所畏故願與足下辨之會面再有所
論說不既

書廬陵讀李翱文

歐公稱李翱幽懷賦又稱其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諸
語恨翱不生於今又恨已不生翱時與之上下其論
爲之低徊太息若不能已因謂當時君子使易其歎
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至亂與
亡又謂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更甚奈何
今之人不憂也蓋歐公雖處宋之盛時然宋室卑弱
君臣上下狙於澶淵之盟忍耻偷安內備弛廢致西
寇生心憑陵日徧而朝廷用人邪正不別白方輿朋

取錄文金
黨之謗觀公通進司上皇帝書又準詔言三弊五事
及西邊事宜諸狀論朋黨諸書所憂危之意極其悵
惻宣和靖康之禍若親見之其時與公同其憂者不
過數人外此皆竊位襲羶納交固寵汨汨若不暇誰
復知有社稷生民之慮哉聞憂世之言則指爲狂爲
癡君臣上下莫不皆然公之所以痛憤扼塞不覺有
觸乎朝之所云激發於中而不自知其所從也嗟乎
亦足悲矣至謂朝之時有道而能文莫若韓愈愈嘗
有賦矣不過美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推是心

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斯言也殆舉韓賦之寓意
以形朝之正論不免抑抗其間借以申感憤之論斯
可耳觀韓公之生平豈若是哉二鳥賦在貞元初年
三上宰相書不報故激楚而作其後爲御史則以諫
宮市貶爲刑部侍郎則以諫佛骨貶其時亦旣光榮
而飽何嘗不以揀時行道爲憂哉且韓公當日贊畫
淮蔡說韓弘使協力以強正顯義於鎮州凡在朝言
事鯁直無所忌使得盡行其道唐之天下猶有可爲
者嗚呼兩賢之在當時憂國大約相同而朝所言嗟

取
行道之猶非亦且後先同慨讀二公之文當識其所
同者而悲之又當知歐公一日之寄言初非篤論因
書以辨之

與盛庸齋論文書

我同年凋落亦過半矣其間合志而齊齒同方者如
我兩人則更無幾耳別促會稀如何可言前以拙集
會語奉教曾加覽正否海內作家蔚起其規模布置
各不同竊謂古人之所以過於今人在其識力精神
而不在形聲色調今之爲文者如其識力精神足以
透闢事理則雖其形聲色調之隱乎紆沉剝瑟之中
者識者所當按而求也苟其形聲色調彷彿乎古之
某家某家者而竊似矣其識力精神蔑如也此可以

欺倩耳傭目之夫而具古今隻眼則一笑而斥之久矣請以人物境象譬之有人於此工爲深文偃僕曰此古之儀度進反也求其骨理意致特儉夫耳是豈若山樵野老信口談閭里風俗樸疎而有味乎其間也或則大刀長戟大冠若箕之雄邁而宕爽也何則真與僞之不同也有境於此拳石勺水爲之盤迴折旋曰此古之圖畫之遺也然殘山小繪奚取哉又豈若莽蒼之野碗礪之墟泱泱之川龍蛇虎豹變現出沒長林高岸沃蕩起伏無非天地間自然之奇而道

器之形也何則小與大之不同也苟於真僞小大之間按而求之則古今文人之相去其衡品出矣至講學一事豈得易言祇就所見乎義理事物而發明之不襲窠臼不炫新奇言義理不離事物言事物不離時變人心亦竊有以見其大者若賦頌之家壯歲嘗爲之尋輒棄去前應薦在都門聞長白山之奇而賦之高陽夫子以爲非漢人以後之作又賦黃獅子一時數十家夫子亦謂感托激昂時無與比及平滇進聖烈頌一篇陳說巖學士內庭收冊拱手曰高陽夫子

取履文金
極稱尊作僕前此未知夫子有所許與也是日始知
之今所以述此者非敢專謂於作者之前良以見我
輩感懷知己固所同耳所居隱屏知交落落且難爲
不知者道卽與年兄追陪二十餘年亦未嘗傾吐至
此方寒節慎自愛

與王連夫書

當我等禱禱時於彥會中得足下博雅英多卓犖不
羣之樂心知其非常人也已名洋溢以去數年後着
布帽披羊裘訪足下於遂城郊關足下匹馬驅我於
茅店霜寒之中據鞍顧盼露英雄本色因並轡入官
舍竟日縱談於杯酒間見騷書少年無不應義立斷
及揚抗古今書史人物以至當代品流大抵皆破除
銅習獨出心裁以僕所見一鳴名輩無出其右者又
數年將猶拓落長安中則足下已歸要津當言路意

後漢揚振制分別人才開不世之功於天下此其爲
言者不忠也然而其事固已難矣彼制行後立未弊
曩色之夫已從旁睥睨思一旦遂其懷復之胸以快
所不樂嗟乎天下才不世見也才而異者志雖足
以有爲者尤不易得也必兼兼其才兼一世之精
神意願而歸諸牢騷進退之地豈天下多果皆端拜
詳視僣僕磬折之貴人所能尸居而辦之手雖然天
之所成就正不在一時而在千秋是下近日所有事
半悉索以眎我僕移疾里居蓬蒿滿屋都不敢於蕭

寂中消遣過日日晝讀書窮理揀尺度方員以衡量
天下之事物往往會心獨得其於躬行亦不敢不曰
孳孳自強勉也又按古者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因與
後進講踐履之學會語附覽非盡拘拘蹈前人窠臼
中尚論發微期自見本末不礙於高深稍有當否

與徐健菴司寇論文書

始秋啓候動定賜報懇懇中心志之擬進一觴華辰
因計記書石編摩之盛入寒以來舊疾萌作輒不自
揆豈撰文一通以申其意惟明公文章名德海內能
言之家稱述頗詳獨是身任天下之懷窮達一致之
義非珩不足知而闡之文雖淡質不尚藻績未審其
用意切情少有當於左右否嚮賫拙集及會語奉教
竊謂古今作者甚衆所稱大家足以羽翼六藝在各
出其精神意識能透闢事理斯足名其傳耳必規規

焉踏陳跡摹聲情而曰某家某家者皆古人之眉與
髮也而非其精神意識之所注也珩之文非敢謂透
闢事理然不肯隨俗妄作舊刻中賀趙中丞言撫治
事宜及序其初度言道德功利又與湯宮詹宗伯言
諭教送喬編脩汪檢討言使事續刻中上熊夫子言
典禮教化與毛檢討辨大學小學及其他衢州學記
杭州開河及營債記取舍存養放心主泰諸說及各
會語皆有關義理之大者望燕閒之次垂意加覽是
以見所學之是非與行文之得失他若一時名儒

所望見且自古文人相輕加黨同伐異
莫肯虚心論定無足恠者是可爲知者道也又野處
以來評輯十三經文鈔五十餘卷因見漢晉隋唐以
迄於宋解經之彙萃成編特訓詁之學而已其間舛
鑿繁蕪旣失據依且諸經之存亡疑信說經之得失
異同淆混複雜學者易惑至若諸儒之辨論考說識
議迥卓於前所未道洋洋大篇醒人心目者從未有
採擇而編次之今此書之所裒集極費苦心精者可
以明天人理數之微大者可以資王政之典章次則

判人物之升降而其散諸文苑可以正操觚之紕妄
况今業舉子者之於經學晦盲否塞若履暗塗得此
覩朝日朗天大寐之忽寤其爲補救更復不小念身
已衰殘急欲梓而行之薄田不足供饋粥會長君暫
歸侍養以高才壯年正當留思經術商榷古義夫論
述垂訓者儒者之大業也師弟相成者人倫之公誼
也以人倫之公誼而彰儒者之大業大雅君子必有
取焉惟裁察幸甚幸甚

